五代史補/卷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二

五代史補
卷三
作者：陶嶽　北宋

卷四

高祖先兆

高祖尚明宗女，宮中謂之石郎。及將起兵於太原，京師夜間狼皆群走，往往入宮中。潛帝患之，命諸班能射者分投捕逐，謂之射狼。或遇諸途，問曰：「汝何從而來？」對曰：「看射狼。」未幾高祖至，蓋射亦石也。

少主不召桑維翰

少主之嗣位也，契丹以不俟命而擅立，又景延廣辱其使，契丹怒，舉國南侵。以駙馬都尉杜重威等領駕下精兵甲，禦之於中流渡橋。既而契丹之眾已深入，而重威等奏報未到朝廷。時桑維翰罷相為開封府尹，謂僚佐曰：「事急矣，非大臣鉗口之時。」乃叩內閣求見，欲請車駕親征，以固將士之心。而少主方在後苑調鷹，至暮竟不召。維翰退而嘆曰：「國家阽危如此，草澤逋客亦宜下問，況大臣求見而不召耶！事亦可知矣。」未幾，杜重威之徒降於契丹，少主遂北遷。

桑維翰責張彥澤

桑維翰形貌甚怪，往往見之者失次。張彥澤素以驍勇稱，每謁候，雖冬月未嘗不雨汗。及中渡變生，彥澤引蕃部至，欲逞其威，乃領眾突入開封府，弓矢亂發，且問：「桑維翰安在？」維翰聞之，乃厲聲曰：「吾為大臣，使國家如此，其死宜矣，張彥澤安得無禮！」乃升廳安坐，謂彥澤曰：「汝有何功，帶使相，已臨方面，當國家危急，不能盡犬馬之力，以為報效，一旦背叛，助戎狄作威為賊，汝心安乎？」彥澤睹其詞氣慨然，股栗不敢仰視，退曰：「吾不知桑維翰何人，今日之下，威棱猶如此，其再可見耶！」是夜，令壯士就府縊殺之。當維翰之縊也，猶瞋目直視，噓其氣再三，每一噓皆有火出，其光赫然。三噓之外，火盡滅，就視則奄然矣。

李濤納命

李濤常忿張彥澤殺邠州幕吏張式而取其妻，濤率同列上疏，請誅彥澤以謝西土。高祖方姑息武夫，竟不從。未幾，契丹南侵，至中渡橋，彥澤首降。戎主喜，命以本軍統蕃部控弦之士，先入京師。彥澤自以功不世出，乃挾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。濤聞之，謂親知曰：「吾曾上疏請誅彥澤，今國家失守，彥澤所為如此，吾之首領庸可保乎！然無可奈何，誰能伏藏溝瀆而取辱耶！」於是自寫門狀，求見彥澤。其狀云：「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，謹隨狀納命。」彥澤覽之欣然，降階迎之。然濤猶未安，復曰：「太尉果然相恕乎？」彥澤曰：「覽公門狀，見納命二字，使人怨氣頓息，又何憂哉！」濤素滑稽，知其必免，又戲為伶人詞曰：「太尉既相恕，何不將壓驚絹來！」彥澤大笑，卒善待之。

馬希範奢侈

馬希範，武穆之嫡子。性奢侈，嗣位未幾，乞依故事置天策府僚屬，於是擢從事有才行者，有若都統判官李鐸、靜江府節度判官潘玘、武安軍節度判官拓拔坦、都統掌書記李皐、鎮南節度判官李莊、昭順軍節度判官徐收、澧州觀察判官彭繼英、江南觀察判官廖圖、昭順軍觀察判官徐仲雅、靜江府掌書記鄧懿文、武平軍節度掌書記李松年、鎮南軍節度掌書記衛曮、昭順軍觀察支使彭繼勛、武平軍節度推官蕭銖、桂管觀察推官何仲舉、武安軍節度巡官孟玄暉、容管節度推官劉昭禹等十八人，並為學十。其餘列校，自袁友恭、張少敵等各以次授任。莫不大興土木，以建興府庭。其最為壯麗者，即有九龍、金華等殿。迨殿之成也，用丹砂塗其壁，凡用數十萬斤石，每僚吏謁見，將升殿，但覺丹砂之氣，藹然襲人，其費用也皆此類。初，教令既下，主者以丹砂非卒致之物，相顧憂色。居無何，東境山崩，湧出丹砂，委積如丘陵，於是收而用之。契丹南侵，聞其事，以為希範非常人，遽使冊為尚父。希範得冊，以為戎虜推奉，欣然當之矣。

丁思僅謂馬希範起義兵

丁思僅素有才略，為馬氏騎將。以希範受契丹冊命，深恥之，因謂希範曰：「今朝廷失守，正忠臣義士奮發之時，使馳檄四方，引軍直趨京師，誅犬戎，天子反正，然後凱旋，如此則齊桓、晉文不足數矣。時不可失，願大王急圖之。」希範本無遠略，加以興作府署未畢，不忍棄去，遂寢思僅之謀。思僅不勝其憤，謂所親曰：「古人疾沒世而名不稱，今曹逢擾攘，不能立功於天下，反顧戀數間屋子乎，誠可痛也！」自是思僅常怏怏。

馬希範殺高郁

高郁為武穆王謀臣，莊宗素聞其名，及有天下，且欲離間之。會武穆王使其子希範入覲，莊宗以希範年少，易激發，因其敷奏敏速，乃撫其背曰：「國人皆言馬家社稷必為高郁所取，今有子如此，高郁安得取之耶！」希範居常嫉郁，忽聞莊宗言，深以為然。及歸，告武穆請誅之。武穆笑曰：「主上戰爭得天下，能用機數，以郁資吾霸業，故欲間之耳，若梁朝罷王彥章兵權也。蓋遭此計，必至破滅，今汝誅郁，正落其彀中，慎勿言也。」希範以武穆不決，禍在朝夕，因使誣告郁謀反而族滅之。自是軍中之政，往往失序，識者痛之。初，郁與武穆俱起行陣，郁貪且僭，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澈，思所以澄汰之，乃用銀葉護其四方，自內至外皆然，謂之「拓裏」。其奉養過差，皆此類也，故莊宗得以媒蘗。自後陰晦中見郁，後竟為患爾。

李昇得江南

李昇本為徐溫所養。溫殺張鎬，權出於已，自稱大丞相、中書令、都統。及出居金陵，以嫡子知訓為丞相，昇為潤州節度。昇始為宣州，忽得潤州，甚怏怏，將白溫辭之。宋齊丘素與昇善，因謂昇曰：「知訓驕倨，不可大用，殆必有損足焚巢之患。宣州去江都遠，難為應，潤州方隔一水爾，有急則可以立功，慎勿辭也。」昇聞之釋然，遂行。至潤州，未幾，知訓果為朱瑾所殺。是夜江都亂，火光亙天，昇望之曰：「宋公之言中矣。」遂引軍渡江，盡誅朱瑾之黨。後解甲去備，以待徐溫。溫至，且喜且怒，謂昇曰：「猶幸汝在潤州，不然吾家大事將去矣。汝於兄弟中，有大功者耶！」即日用昇為左僕射，知政事，以代知訓。昇善於撫御，內外之心翕然而歸之。故徐溫卒未幾，而江南遂為昇所有。先是，江南童謠云：「東海鯉魚飛上天。」東海即徐之望也，李者鯉也，蓋言李昇一旦自溫家起而為君爾。初，昇既畜異志，且欲諷動僚屬。雪天大會，酒酣，出一令，

須借雪取古人名，仍詞理通貫。時齊丘、徐融在座，昇舉杯為令曰：「雪下紛紛，便是白起。」齊丘曰：「著屐過街，必須雍齒。」融意欲挫昇等，遽曰：「明朝日出，爭奈蕭何。」昇大怒，是夜收融投於江，自是與謀者惟齊丘而已。

李瀚作錢鏐碑

李瀚有逸才，每作文則筆不停綴，而性嗜酒。楊凝式嘗受詔撰錢鏐碑，自以作不逮瀚，於是多市美酒，召瀚飲，俟其酣，且使代筆。經宿而成，凡一萬五千字，莫不詞理典贍，凝式嘆伏久之。少主入蕃也，宰相馮道等至鎮州，戎主皆放還。瀚時為翰林院學士，北主以其才，特留之，竟卒於蕃中。其後人有得其文集者，號曰《丁年集》，蓋取蘇武丁年奉使之義。

馮道修夫子廟

馮道之鎮同州也，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，道以狀付判官參詳其事。判官素滑稽，因以一絕書之判後云：「荊棘森森繞杏壇，儒官高貴盡偷安。若教酒務修夫子，覺我慚惶也大難。」道覽之有愧色，因出俸重創之。

歐陽彬入蜀

歐陽彬，衡山人。世為縣吏，至彬特好學，工於詞賦。馬氏之有湖南也，彬將希其用，乃攜所著詣府，求見之禮，必先通名紙。有掌客吏，眾謂樊知客，好賄，陰使人謂彬曰：「足下之來，非徒然也，實欲顯族致身，而不以一物為貺，其可乎？」彬恥以賄進，竟不與。既而樊氏怒，擲名紙於地曰：「豈吏人之子欲幹謁王侯耶！」彬深恨之，因退而為詩曰：「無錢將乞樊知客，名紙生毛不為通。」因而落魄街市，歌姬酒徒，無所不狎。有歌人瑞卿者，慕其才，遂延於家。瑞卿能歌，每歲武穆王生辰，必歌於筵上。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，又加武陵、岳陽，是九州，彬作《九州歌》以授瑞卿，至時使歌之，實欲感動武穆。既而竟不問，彬嘆曰：「天下分裂之際，廝徒負養，皆能自奮，我貧而至此耶！」計無所出，思欲竄入鄰道，但未有所向。居無何，聞西蜀圖綱將發，彬遂謀入蜀，且私謂瑞卿曰：「吾以幹謁不遂，居於汝家，未嘗有倦色，其可輕棄乎！然士以功名為不朽，不於此時圖之，恐貽後悔。今吾他適，庶幾有成，勿以為念。」瑞卿曰：「君子妾，不可謂之無情，然一旦不以妾自滯，割愛而去，得非功名之將至耶！妾誠異之，家財約數緡，雖不豐，願分為半，以資路途。」彬亦不讓，因以瑞卿所贈盡賂綱吏，求

為駕船仆夫，綱吏許之。既至蜀，遂獻《獨鯉朝天賦》，蜀主大悅，擢居清要。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，出為夔州節度使。既領夔州，武穆王已薨，其子希範繼立，因致書於希範，敘疇昔入蜀之由，仍以衡山宗族為托。希範得書大慚，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，下令搜訪草澤。由是士無賢不肖，參謁皆延客之，因彬所致也。彬雅有風儀，其為文辭近而理真，聞之者雖不知書，亦釋然曉之，竟以此遇。

戴偃擯棄

戴偃，金陵人。能為詩，尤好規諷。唐末罹亂，遊湘中，值馬氏有國，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，尤好奢侈，起天策府，構九龍、金華等殿，土木之工，斤斧之聲，晝夜不絕。偃非之，自稱玄黃子，著《漁父詩》百篇以獻，欲譏諷之，故其句有「才把咽喉吞世界，蓋因奢侈致危亡」。又曰：「若須拋卻便拋卻，莫待風高更水深。」文昭覽之怒，一旦謂賓佐曰：「戴偃何如人？」時賓佐不測，以偃為文昭所重，或對曰：「偃詩人，章句深為流輩所推許，方今在貧悴，大王哀之，置之髯參短簿之間足矣。」文昭曰：「數月前獻吾詩，想其為人大抵務以魚釣自娛爾，宜賜碧湘湖，便以遂其性，亦優賢之道也。」即日便遷居湖上，乃潛戒公私不得與之往還。自是偃窮餓日至，無以為計，乃謂妻曰：「與汝結髮，已生一男一女，今度不惟擠於溝壑，亦恐首領不得完全。宜分兒遁去，庶幾可免，不然旦夕死矣。」於是舉骰子，與妻子約曰：「彩多得兒，彩少得女。」既擲，偃彩少，乃攜女，相與慟哭而別。偃將奔嶺南，至永州，會文昭薨，乃止。其後不知所終。

安重榮叛

安重榮出鎮，常懷不軌之計久矣，但未發。居無何，廄中產朱鬃白馬，庭鴉生五色雛，以為鳳，乃掀然謂天命在己，遂舉兵反，指揮令取宗嶺路以向闕。時父老聞之，往往竊議曰：「事不諧矣。且王姓安氏，曰鞍得背而穩，何不取路貝州；若由宗嶺，是安及於鬃，得無危乎！」未幾，與王師先鋒遇，一戰而敗。

楊光遠叛

楊光遠滅范延光之後，朝廷以其功高，授青州節度，封東平王，奄有登、萊、沂、密數郡。既而自負強盛，舉兵反。朝廷以宋州節度李守貞嘗與光遠有隙，乃命李討之。李受詔欣然，志在必取，莫不身先矢石。光遠見而懼之，度不能禦，遂降。初，光遠反書至，

中外大震。時百官起居次，忽有朝士揚言於眾曰：「楊光遠欲謀大事，吾不信也。光遠素患禿瘡，其妻又跛，自古豈有禿頭天子、跛腳皇后耶！」於是人心頓安。未幾，光遠果降。

彭夫人怒報恩長老

文昭王夫人彭氏封秦國夫人，常往城北報恩寺燒香。時僧魁謂之長老，問曰：「夫人誰家婦女？」彭氏大怒，索檐子疾驅而歸。文昭驚曰：「何歸之速也？」夫人曰：「今日好沒興，被個老禿兵問妾是誰家婦女，且大凡『婦女』皆不善之辭，安得對妾而發！」文昭笑曰：「此所謂禪機也，夫人可答『弟子是彭家女、馬家婦』，然則通其理矣，何怒之有乎！」夫人素負才智，恥不能對，乃曰：「如此，則妾所謂無見性也。」於是慚赧數日。

羅鄴王戲判

羅鄴王紹威俊邁有詞學，尤好戲判。常有人向官街中轎驢，置鞍於地，值牛車過，急行碾破其鞍。驢主怒毆駕車者，為廂司所擒。紹威更不按問，遂判其狀云：「鄴城大道甚寬，何故駕車碾鞍？領轎驢漢子科決，待駕車漢子喜歡。」詞雖俳諧，理甚切當，論者許之。

石文德獻輓歌

石文德，連州人。形質矬陋，好學，尤攻詩。霸國時，屢獻詩求用。文昭以其寢陋，未嘗禮待，文德由是窮悴。有南宅王子者，素重士，延於門下。其後文昭知之，亦兼怒王宅，欲庭辱文德而逐之。居無何，秦國夫人彭氏薨，文昭傷悼，乃命有學文者各撰挽詞。文德乃獻十餘篇，其一聯云：「月沈湘浦冷，花謝漢宮秋。」文昭覽之，大驚曰：「文德有此作用，吾但以寢陋而輕之，乃不如南宮小兒卻能知賢耶！」於是始召文德而愧謝之。未幾，承制授水部員外郎，充融州刺史。文德晚尤好著述，乃撰《大唐新纂》十三卷，多名人遺事，詞雖不工，事或可采，時以多聞許之。

趙在禮拔釘錢

趙在禮之在宋州也，所為不法，百姓苦之。一旦下制移鎮永興，百姓欣然相賀曰：「此

人若去，可為眼中拔釘子，何快哉！」在禮聞之怒，欲報拔釘之謗，遽上表，更求宋州一年。時朝廷姑息勛臣，詔許之。在禮於是命吏籍管內戶口，不論主客，每歲一千，納之於家，號曰「拔釘錢」。莫不公行督責，有不如約，則加之鞭樸，雖租賦之不若去。是歲，獲錢百萬。

僧洪道

僧洪道，不知何許人，通內外學，道行尤高，大為時人所重。天福中，居於衡州石羊鎮山谷中。馬氏文昭王之嗣位也，聞其名，召於府，使於報慈寺住持。洪不應命，文昭堅欲致之，督責州縣，憂懼，計無所出，率五七十人拱擁入州。洪道知之，乃引徒弟數輩轉徙入深山中，得一巖，遂且止息。然離舊居抵於山巖下，則眾鳥千萬，和鳴而隨之。州縣雖失其蹤，或有相謂曰：「且深山之中，眾鳥何故而鳴，又聲韻優逸，得非和尚在彼耶？」試尋，果得之於巖所。父老再拜曰：「和尚，佛之徒也，佛不遺眾生願，今大王崇重，要與和尚相見，輒不應召，竄入山林，於是和尚即得計矣，而州縣與鄉村得無勞擾，而和尚忍不為之開慈憫耶？」洪道於是始點頭曰：「如此，則吾為汝行矣。」及至府，文昭以國師待之。未幾，堅乞歸山，文昭知不可留，乃許焉。其後竟不知所終。初，洪道之入巖也，見一虎在穴，乳二子，徒弟大駭。洪道叱曰：「無懼，彼當移去。」言訖，虎銜二子趨出穴，至行之所感也如此。

僧齊己

僧齊己，長沙人。長沙有大溈同慶寺，僧多而地廣，佃戶僅千餘家，齊己則佃戶胡氏之子也。七歲，與諸童子為寺司牧牛，然天性穎悟，於風雅之道，日有所得，往往以竹枝畫牛背為篇什。眾僧奇之，且欲壯其山門，遂勸令出家。時鄭谷在袁州，齊己因攜所為詩往謁焉。有《早梅詩》曰：「前村深雪裏，昨夜數枝開。」谷笑謾曰：「數枝非早，不若一枝則佳。」齊己矍然，不覺兼三衣叩地膜拜，自是士林以谷為齊己一字之師。其後居於長沙道林寺。時湖南幕府中能詩者，有如徐東野、廖凝、劉昭禹之徒，莫不聲名藉甚。而徐東野尤好輕忽，雖王公不避也，每見齊己，必悚然，不敢以眾人待之。嘗謂同列曰：「我輩所作，皆拘於一途，非所謂通方之士，若齊己才高思遠，無所不通，殆難及矣。」論者以徐東野為知言。東野亦常贈之詩曰：「我唐有僧號齊己，未出家時宰相器。爰見夢中逢武丁，毀形自學無生理。骨瘦神清風一襟，松老霜天鶴病深。一言悟得生死海，芙蓉吐出琉璃心。悶見唐風雅容缺，敲破冰天飛白雪。清蹇、清江卻有靈，遺魂泣對荒郊月。格何古，天工未生誰知主。混沌鑿開雞子黃，散作純風如膽苦。意何

新，織女星機挑白雲。真宰衣來調暖律，聲聲吹出嫩青春。詞何雅，澗底孤松秋雨灑。嫦娥月裏學《步虛》，桂風吹落玉山下。語何奇，血潑乾坤龍戰時。祖龍跨海日方出，一鞭風雨萬山飛。己公己公道如此，浩浩寰中如獨自。一簟松風冷如水，長伴巢山伸腳睡。」其為名士推重如此。及將遊蜀，至江陵，高從誨慕其名，遮留之，命為管內僧正。齊己不獲已而受，自是常怏怏。故其友虛中示之詩云：「老負蛾眉月，閑看雲水心。」蓋傷其不得志也。竟卒於江陵，有詩八百首，孫光憲序之，號曰《白蓮集》，行於世。